

《授鵝堂筆記三

清代学术笔记从刊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學苑出版社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清代学术笔记丛刊
49

學苑出版社

顾炎武 撰
黄汝成 集释

日知录集释

三十二卷

(二)

卷十六
卷三十二

刊误 二卷
续刊误 二卷

日知錄集釋卷十六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明經

今人但以貢生爲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日秀才二日

明經三日進士四日明法五日書六日算原注大唐山新語

進士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

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爲六科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

士原注金史移刺履傳進士之科隋大業中始試以策以

經義取者謂之明經原注葉石林避暑錄話唐制取士用

罷明經不知自何時仁宗患進士詩賦今罷詩賦而用經

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賦進士進士中亦分二目

日釋十六

帖括議者病其不能通經權文公謂注疏猶可以質驗不

者儻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

矣今之學者并注疏而不觀殆於本末俱喪然則今之進

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

秀才

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元正藏俱以秀

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

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

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原注舊唐書職官志則云秀才

則爲尤異之科不常舉大約終唐之世爲杜氏通典云初

常選之最盛者不過明經進士兩科而已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

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原注唐書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士人所趨嚮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初

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

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

降綸言更審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原注秀才字

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而儒林傳公孫宏等之議則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秀才元宗御撰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

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為明經明閑

時務精熟一經者為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

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

日釋十六

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敢當也原注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已後復有

秀才舉其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貼經及雜文之

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

三十年來無登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

舉此舉者乃令長官特考其常年舉送者並停冊府元龜

又言代宗朝楊綰為禮部侍郎請制五經秀才科事寢不

行而舊唐書儒學傳馮伉大歷初登五經秀才科則是嘗

旋廢耳又文苑英華判目有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

考功不聽求訴不已趙岳判曰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

不休秀才之目原注文選任昉為蕭揚州作是又進士求

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原注容

謂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為貢舉原注洪武十五年

科目之最而今世俗以為相輕之稱

明初嘗舉秀才原注洪武十五年如太祖實錄洪武四年

知府俱賜冠帶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為翰林應

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是也亦嘗

舉孝廉原注洪武十八年十二月丙午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以孝廉李

德為應天府尹是也此辟舉之名非所施於科目之士今

俗謂生員為秀才舉人為孝廉非也

舉人

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

右僕射事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簡試舉人舊唐

書高宗紀顯慶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

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岳牧舉人是也登科則

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原注太祖實錄許

正中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會試不第原注

鄉舉在宋為禮部試謂之發解第階之解送南宮會試耳試

不第者須再試未階以入仕也及累舉不第然後有推恩

為入仕之途則一代之新制也按宋時亦有不須再試

而送南宮者謂之免解進士按宋時亦有不須再試

封國學舉人陪不若今人以舉人為一定之名也進士乃

位因得免解

諸科目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

第者原注孟浩然應進士不第杜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

不第吳筠亦應進士不第皇甫湜筠大中初應進士累年

五代史符崇勳乾符中舉進士不中鄭遨進士不中鄭

宜設拔萃一科隨時定制使凡中已上諸條無問於已仕未仕者皆得就試焉至子之試則不妨仍以股從事蓋初學之士難以明理為急也

王維楨欲於科舉之外倣漢唐舊制更設數科以收天下之奇士不知進士偏重之弊積二三十年非大破成格雖

有他材亦無繇進用矣趙氏曰有明一代最重進士凡京朝官清要之職舉人皆不得與即

同外選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得遙遠簡小

之缺其升調之法亦各不同甲科為部臣者無按察司

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數年即得御史部曹等職而

科沈淪外僚但就常調而已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嘉靖中

給事陸粦雖疏請變通隆慶中閣臣高拱亦請科貢與進

士重重然終莫能挽甚至萬歷三年特詔撫按官有司賢

否一體薦劾不得偏重甲科而積重難返如故也明史邱

樞疏云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與焉動則

先舉監而進士縱有營識者罕及焉於是同一官也不敢

接席而坐比肩而立賈三近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

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苟戾

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苟戾

是以為舉人者非頭童齒豁不就選此可以見當時風尚矣

六

唐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志曰所謂制

舉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

親策之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

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

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

奇伎莫不兼取其為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為定

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

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楊氏曰又有陳

雖不願徇節率邦科舉少保復所應也長才廣度沈迷下

僚科張倚所應也文詞雅麗科彭殷賢所應也道律伊呂

科張曲江所應也詞標文苑科張道濟所應也洞曉經

科獨孤常州所應也哲人奇士處淪居釣科李元成所應

也而天子巡符行幸封禪太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

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間

不為無得也王氏曰唐有得進士第後又中制科者如劉

馬懷素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瞻科間朝隱述中進士孝

楊廉讓科賀知章擢進士超羣拔類科有得明經第後又

中制科者如歸崇敬擢明經舉博通墳典科有得官後又

中制科者如張鷟登進士第授岐王府參軍以制舉皆甲

科再調長安尉段踐猷為杭州參軍舉文儒異等科之類是也

宋初承周顯德之制設三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

澤並許應詔景德增為六科熙寧以後屢罷屢復宋人謂

之大科原注葉祖洽傳太宗歲設大科邵氏聞見錄富鄭公初游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

科名世今以殿試進士亦謬謂之制科

宋徐度卻掃編曰國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

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

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中又詔文

臣於內外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景

德中又詔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

宏遠材任邊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等六科楊氏曰武足

天聖七年復詔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職事不曾

犯贓罪及私罪情理輕者並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

狀乞應前六科仍先進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候到下雨
省看詳如詞理優長堪應制科具名聞奏差官考試論六
首合格即御試策一道又置高蹈巨園沈淪草澤茂才異
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雜類者並許本處轉運
司逐州長吏奏舉或於本貫投狀乞應州縣體量有行止
別無玷犯者即納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看詳詞理稍優
即上轉運司審察鄉里名譽於部內選有文學官再看詳
實有文行可稱者即以文卷送禮部委主判官看詳選詞
理優長者具名聞奏餘如賢良方正等六科熙寧中悉罷
之而令進士廷試罷三題而試策一道建炎開詔復賢良
方正一科然未有應詔者

日釋十六

八

高宗立博學宏辭科凡十二題制詰詔表露布檄箴銘記
贊頌序內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體制一古一今南渡
以後得人爲盛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場詔詰表三
題內科一道亦是略倣此意而苟簡濫劣至於全無典故
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則專重初場之過也孫氏曰沈作
中進士科後從石林於卡山子時欲求試博學宏辭石林
曰宏詞不足爲也宜留心制科工夫據此則宋世所謂博
學宏詞非制科也近人稱博學宏詞爲制科者蓋制舉無
常科以待天下之才傑以天子親策之故謂之制科宋高
宗創舉此名三歲一試與制舉無常科者異然亦必召試
定等而後授官則亦可謂之制科也

甲科

杜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明
法同爲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

科進士有甲乙二科開氏曰按唐書諸進士試時務策五
策得四帖過四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
科而已舊唐書元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
制舉人於含元殿勅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
天寶十三載元宗御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爲
之首超授右拾遺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原注冊
府元憲杜甫哀
蘇源明詩曰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闢然則今之進士而
概稱甲科非也趙氏曰今世謂進士爲甲榜以其會經殿
試列名於一二三甲也舉人謂之一榜後
又曰宋時進士三甲之外又有四甲五甲朱子乃紹興十
八年王佐榜下五甲九十字名汪氏曰朱子有同年錄在杭
州孤山朱子祠內錄云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
九歲外視氏偏侍下第五一兄弟無一舉娶劉氏曾祖御
訓森承事郎父松承議郎本貫建州建陽縣羣玉鄉三桂

日釋十六

九

隋書李德林傳楊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
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是則北齊之世即已多無甲
科者矣

甲乙丙科始見漢書儒林傳平帝時歲課博士弟子甲科
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
文學掌故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爲郎匡衡傳數射策不
中至九乃中丙科原注褚先
生補史記

十八房

今制會試用考試官二員總裁同考試官十八員分閱五
經謂之十八房原注宋史各房分經
始於理宗紹定二年嘉靖末年詩五房易

書各四房春秋禮記各二房止十七房萬歷庚辰癸未二科以易卷多添一房減書一房仍止十七房至丙戌書易卷並多仍復書為四房始為十八房至丙辰又添易詩各一房為二十房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歷四十四年會試同考凡二十員詞臣十二人科部各四人視各衙門俱增一人云天啟乙丑易詩仍各五房書三房春秋禮記各一房為十五房崇禎戊辰復為二十房辛未易詩仍各五房為十八房癸未復為二十房今人概稱為十八房云

戒庵漫筆曰原注江陰李嗣著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刻本窗稿

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抄得燈窗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

日釋十六

十

三文憶荆川原注店順之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

一姻家同刻方山原注薛應族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為從與其

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板印行未聞有坊間板

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原注愚按宏治六年會試同考

官斯文舊批已有自板刻時文行學者往往往記誦楊子常鮮以講究為事之語則彼時已有刻文但不多耳

原注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鈞元錄始旁有批點自

王房仲原注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

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

日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

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

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謂學

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昔丘文莊當天順成化

之盛去宋元未遠已謂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冊名目

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

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

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原注宋史理宗朝張瑄言有司

用事說外所取之士既不惜數年之後復俾嗟乎八股盛

之主文是非顛倒逾甚時謂之謬種流傳嗟乎八股盛

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閻氏曰按歸太僕送其

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歎其言夫今

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為學此

惡其議論與顧氏正同昔閔子馬以原伯魯之不說學而

卜周之衰余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欲通旁經而涉古書

則父師交相譙呵以為必不得顯業於帖括而將為坎軻

不利之人豈非所謂大人患失而惑者與原注陸氏曰大

位心志惑亂故衡流俗之說而亦曰可以無學若乃國之盛衰時之治亂則亦可

知也已

經義論策

今之經義論策其名雖正而最便於空疏不學之人唐宋

用詩賦雖曰雕蟲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

經義始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呂惠卿王雱等

為之原注宋史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朔罷詩賦及明

元祐八年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係在外

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於考較祖宗舊制御試進士

賦詩論三題施行已遠前後得人不少况今朝廷見行文

日釋十六

七

字多係聲律對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章請行祖宗三題舊法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是當時即以經義為在外準備之文矣原注宋史徐禧傳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經術變士已八九然竊襲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陳後山談叢言荆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知義荆公悔之日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豈知數百年之後并學究而非其本質乎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魏鴻博曰四書五經命題以得盡其材適於實用以救其取謬言其法凡童子試小學論一道科經書白文三四書一易書詩禮所古字經一春秋傳一令自某處起默書至某處止兼唐人考字宋人帖括之意弟子員試四書一道所占經一道策一道鄉試策一

日釋十六

三

道春秋一道判一道四書一道所占經一道會試策二道判六道凡小學四書經為論無定體無短長格及稱引索漢以下得失當代時務諸禁凡命題母割裂章句以巧文母襲而不經凡判必依律去對偶如獄獄之語或設事造題使其議其罪凡試策試州縣者策以其州縣之利害鄉試策以其鄉會試策以天下之利害會試之策概論國勢治道或古人當國事業者一分吏戶禮兵刑工六職命題者一自為弟子員各使占其所專才者對一科通才者對數問中進士廷試則使雜陳其所見而考難之以定其官

趙鼎言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陳公輔亦謂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而習其所為三經新義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謂時文既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撰無根之語原注前輩時文無字不有出處無根之語不得入文自當據指而退矣金以是科史明昌元年令舉人程文所用故事可自注出處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為白徒而一舉於鄉即以營

求關說為治生之計於是在州里則無人非勢豪適四方則無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寧斯民之淳厚豈非卻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太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原注元制有四書疑本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此即宋時之法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試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詔文有日朕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

日釋十六

三

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伏讀此制真所謂求實用之士者矣至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諸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道沈氏曰四書義限論策俱三百字以文辭增而實事廢蓋與初詔求賢之法上亦見太祖實錄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餘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原注二十五年二月甲子儒學生員兼習射與書算俟其科貢兼考之後廢不行宣德四年九月乙卯北京國子監助教王仙言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於字學算法略不曉習改入國監歷事諸司字畫龜拙算數不通何法以居官故政乞令天下儒學生員兼習書算上從之沈氏曰色目人選舉志科日篇仁宗皇帝慶二年定科場事宜蒙古日人史選舉志科日篇仁宗皇帝慶二年定科場事宜蒙古朱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字辭典雅者為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

齒

1111

人言

之制實本於此

五

率揭曉後本部會同禮科細閱

三場

議院國隙例上言今之舉人以三千人爲空言實士

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百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錢氏

日釋十六

六

聖賢之言不可不學士子所習難以驟收其說必不行其弊終難革也竊謂宜以五經文為第一場四書文為第二場五經卷帙既富題目難以預擬均為八股之文不得諉為未習如此則研經者漸多而勦襲雷同之弊庶幾稍息乎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復兩漢舉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抄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闇劣之徒無所僥倖而至者漸少科場亦自此而清也

擬題

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且以經文言之初場試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於家塾將此數十題各撰一篇計篇酬

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卽以所記之文抄贍上卷較之風簷結構難易迥殊四書亦然發榜之後此曹便為貴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以不讀矣予聞昔年五經之中惟春秋止記題目然亦須兼讀四傳又聞嘉靖以前學臣命禮記題有出喪服以試士子之能記否者百年以來喪服等篇皆刪去不讀今則并檀弓不讀矣書則刪去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顧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等篇不讀詩則刪去淫風變雅不讀易則刪去訟否剝遯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讀止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

日釋十六

十七

盈尺原注隋書困陋就寡赴速邀時原注舊唐書昔人所須十年而成者以一年畢之昔人所待一年而習者以一月畢之成於勦襲得於假倩卒而問其所未讀之經有茫然不知為何書者故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請更其法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於五經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如易之鄭王詩之毛鄭春秋之三傳以及唐宋諸儒不同之說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原注漢人所謂發策其對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原注宋史劉恕傳舉進士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召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註疏方引先儒異說未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其所出之題不

限盛衰治亂原注宋文鑑載張冠聖言使人不得意隨

而其文必出於場中之所作則士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

其能文與否亦可得而驗矣又不然則姑用唐宋賦韻之

法猶可以杜節抄剽盜之弊蓋題可擬而韻不可必文之

工拙猶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贍一過而中式

者矣其表題專出唐宋策題兼問古今原注如下梅人自

不得不讀通鑑矣夫舉業之文昔人所鄙斥而以爲無益

於經學者也今猶不出於本人之手焉何其愈下也哉

讀書不通五經者必不能通一經不當分經試士且如唐

宋之世尙有以老莊諸書命題如庾信日出賦至相率扣

殿檻乞示者今不過五經益以三禮三傳亦不過九經而

已此而不習何名爲士宋史馮元授江陰尉時詔流內銓

以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人治一經

而至皓首子尙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

義辨析無滯朱檢討曰試士之法宜仿洪武四年會試之

義書並試亦先經後書蓋書所同而經所獨專精其所

獨而同時者不肯後於人則經義書義庶幾並治矣

石林燕語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徧讀五經

余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學時習

之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

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經故雖

經書正文亦多遺誤若今人問答之間稱其所習爲貴

經自稱爲傲經尤可笑也

日釋六

六

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覲

倖之人少少一覲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

可漸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

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

矣

墨子言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

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

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

之士懼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

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

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若責士子以兼通九經記通鑑歷

代之史而曰若此者中不若此者黜我以爲必好學能文

之士喜而不學無文之士懼也然則爲不可之說以撓吾

法者皆不學無文之人也人主可以無聽也

今日欲革科舉之弊必先示以讀書學問之法暫停考試

數年而後行之然後可以得人晉元帝從孔坦之議聽孝

廉申至七年乃試原注胡三省注古之人有行之者按成

舉得人視所尊尙進士明經充選則一昔人論停年

長名尙壅銓政豈有科目可使沈滯此非揣本言也

題切時事

考試題目多有規切時事亦虞帝子違汝弼之遺意也宋

史張洞傳試開封進士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

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日言之者無

日釋六

九

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古之人君近則盡官師之規遠則通鄉校之論此義立而爭諫之塗廣矣

天啟四年應天鄉試題今夫奕之爲數一節以魏忠賢始用事也浙江鄉試題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以杖殺工部郎萬燦也七年江西鄉試題皜皜乎不可尙已其年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建祠國學也原注萬齡疏奸黨爲誅少正卯定三朝要典爲作春秋請以忠賢艾除上特製碑文并祠其父於後室以比於啟聖崇禎三年應天鄉試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諸臣初定逆案也此皆可以開帝聰而持國是者時當季葉而沔水鶴鳴之義猶存於士大夫可以想見先朝之遺化若崇禎九年應天鄉試春秋題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以公孫彊比

日釋十六

辛

陳啟新是以曹伯陽比皇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天啟七年順天鄉試書經題我二人共貞以周公比魏忠賢則又無將之漸亦見之彈文者也沈氏曰趙維實雪廬焚餘稿云當一切繩之如陳子壯方逢年願錫時章允儒輩幾二十人前後俱削奪自是丁卯諸典試者其出題屬辭皆極意欺媚其不爲觸忌亦不爲獻媚者獨江西福建二三錄耳

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邊邊臣不納雖有社稷爲重之說然當時朝論卽有以奉迎之緩爲譏者順天鄉試題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節蓋有諷意

試文格式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

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至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原注亦有聯屬二句四篇而不止其兩扇立格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今之爲時文者豈必裂規倆矩矣乎

日釋十六

壬

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爲多此宋人相傳之格原注本之唐人賈餗錢氏曰宋季有魏天應論學講入題原題諸式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思孟子皆然爲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據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衛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曆中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文矣

試錄文字之體首行曰第一場頂格寫次行曰四書下一格次行題目又下一格五經及二三場皆然至試文則不

能再下仍提起頂格此題目所以下二格也若歲考之參則首行曰四書頂格寫次行題目止下一格經論亦然須知自古以來書翰文後來學政苟且成風士子試卷省字首行無不頂格寫者御四書各經字竟從題目寫起依大場之式概下二格聖經反下白作反高於理為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異者沿此之例不論古今詩文概以下二格為題萬嗣以後坊刻盛行每題之文必注其人之名於下而刻古書者亦化而同之如題曰周鄭交質下二格其行末書左丘明題曰伯夷列傳下二格其行末書司馬遷變歷代相傳之古書以肖時文之面貌使古人見之當為絕倒

程文

日釋十六

三

自宋以來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為舉人之式試後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別謂之墨卷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十四年正月禮部議試錄程文宜照鄉試例刪原卷不宜盡掩初意從之十五年八月命禮部會同翰林院取定開國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餘篇刊布學官以為準則時禮部尚書為沈鯉兼官翰林學士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小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助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為之故曰趨而下鼂董公孫之對所以獨出千古者以其無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

在母拘之以格式而俊異之才出矣

判

舉子第二場作判五條猶用唐時銓試之遺意至於近年士不讀律止鈔錄舊本入場時每人止記一律或吏或戶記得五條場中即可互換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為可笑通典選人條例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勝示以懲之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晚逼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敕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為官劉瑩等既不攻文只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彙草侮瀆公場宜令所司落

日釋十六

三

下放罪原注宋史太祖紀開寶六年八月丁酉夫以五代偏安喪亂之餘尙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統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換至一二百年目為通弊不行覺察傳之後代其不為笑談乎
試判起於唐高宗時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後日月寢久選人很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眾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楊氏曰如文苑英華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

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今國朝之制以吏部選人之法而施之貢舉欲使一經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設甲乙止據律文尤爲正大得體但以五尺之童能強記者旬日之力便可盡答而無難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蓋此法止可施於選人引試俄頃之間而不可行之通場廣眾竟日之久宜乎各記一曹互相倒換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實廢者此類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通典所云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決不乖經義者乎

經文字體

生員冒濫之弊至今日而極求其省記四書本經全文百

日釋十六

五

中無一更求通曉六書字合正體者千中無一也簡汰之法是亦非難但分爲二場第一場令暗寫四書一千字經一千字脫誤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貼出除名第二場乃考其文義則選相之射僅有存者矣或曰此末節也豈足爲才士累夫周官教國子以六藝射御之後繼以六書而漢世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以周官童子之課而責之成人漢世掾史之長而求之秀士猶且不能則退之隴畝其何辭之有北齊策孝秀於朝堂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迹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僭霸之君尙立此制以全盛之朝求才之主而不思除弊之方課實之效與天下因循於涸濁之中以是爲順人情

而已權文公有言常情爲習所勝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爲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者邪古今一揆可勝慨息

史學

唐穆宗長慶三年二月諫議大夫殷侗言司馬遷班固范曄三史爲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廢絕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三史科及三傳科通典舉人條例其史書史記爲一史漢書爲一史後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爲一史三國志爲一史晉書爲一史李延壽南史爲一史北史爲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其爲一史注原朱子亦嘗議分年試士以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時務律注原爲一科今史學廢絕又甚唐時若能依此法舉之十年之間可得通達政體之士未必無益於國家也

日釋十六

五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爲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論春宮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稍以論策爲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